

风行水上



张楚,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,公务员。著有小说集《樱桃记》《七根孔雀羽毛》《夜是怎样黑下来的》。曾获2004年“人民文学短篇小说奖”、《中国作家》“大红鹰文学奖”、林斤澜短篇小说奖,北京文学·中篇小说月报奖,被《人民文学》和《南方文坛》评为“2012年度青年作家”。

如果不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,在一个地方住上10年之久,那么,此地的风景与人物,无论小酒馆还是老电影院,朋友还是敌人,都会让你留恋不舍,让你在春夜想起这些身外的世界,多少有些沉迷;而另外一些人,在一个城市居住超过半载,便会开始坐卧不安,渴望着潜逃或分离的日子快到到来,在踏上火车眺望故居之地时,内心荡漾着憧憬与甜美的忧伤。在他们看来,没有达到的城市,永远是美好的城市,下一步才能踏上的土地,永远是芬芳的土地。

我在这个小镇上待的时间不长也不短,抽离在外求学的日子,我一直蜗居在这里,对于这个一马平川的小镇,年轻时我谈不上喜欢,也谈不上厌倦。偶尔让我心里有些恐惧的,便是害怕哪天再次发生地震。我并不是个杞人忧天的人,然而我还是经常这样想着。当然,想想而已,更多时候,我被我身边人——我的亲人、我的朋友,我的同事,以及我身边的事情——我的事、他人的事,包围着,充塞着,让我无暇去思考更多。记得多年前写的一篇小说里,那个老想逃离故乡的男孩说,那些他无法摆脱的人与事,即是他的天堂与地狱。那么,对于我这一叶小小浮萍而言,那些水生植物、那些芦苇、蚊子、蜻蜓、蝌蚪、蛇,甚至那些水上的波纹,也正是我生活的全部秘密和福祉。我无法离开他们,我惟有接纳他们。对我来说,我已经居住的水塘,也许就是最适合我的水塘。

应该是这样的。在小镇上,每天都会听到新的故事与谣言,见到似曾熟悉的新朋或旧友。对我而言,他们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,也是我小说中的一部分。《曲别针》里的故事是一个商人讲给我的,我又讲给好友李修文,他说,他会把它写成一篇小说。后来他终归没写,于是我写了。《七根孔雀羽毛》里的故事是听酒友所述,他对这个事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一个细节,那就是案件如何被侦破的:凶手之一是个17岁男孩,行凶后外逃到外婆家。外婆家住在一个繁华小镇,每当有警笛拉响,他都会从睡梦中惊醒,感觉有人用斧头死死掐住他的喉咙,让他不能呼吸和说话,为了避免精神分裂,他只得去派出所投案自首。《在云落》里“和慧”的原型是我妹妹,这个小说最初的本意是写一篇献给妹妹的诗篇,而“我”的原型则是导演朋友张赞波。这是个豁达又容易愤怒的理想主义者,对于我在小说里用了他的纪录片名字并编排他匪夷所思的爱情故事,他毫无怨言并为我提供

作为美学空间的小城镇——对张楚小说的一种解读

小说家张楚的另一重身份,是一个名叫张小伟的公务员,用他自己的话说,“我的生活是我的本名,而我的小说就是我的笔名”。“公务员张楚是我的物质生活,小说家张楚是我的精神生活”。现实中的张楚,在唐山一个叫滦南的小县城过着平淡安稳的生活;而在小说王国中,张楚是那个“讲故事的人”,是一个讲“小城故事”的人,间或,也进入自己的“小城故事”中充当某个角色。

迄今为止,张楚几乎所有小说的叙事空间都是小城镇,具体说来,是中国北方的小城镇,在作者笔下,它们往往被命名为“桃源县”或“桃源镇”。张楚的“桃源”并无鲜明的个性标识,它灰扑扑、乱糟糟、粗俗、浮夸、暧昧、无聊,带有过渡时期的普遍特征,甚至可以说,它是转型期中国广泛性的生存空间。

批评家张旭东在他论述贾樟柯电影的文章《消逝的诗学》中说:“‘县城’作为一种社会图景的特异性,不仅是它就社会经济和地理的意义上说无处不在……也在它很少被电影和文学所表征。”在他看来,县城与乡村世界与现代大都市均保持着距离。受此启发,评论家张莉在《意外社会事件与我们的精神疑难》一文中分析了近年包括张楚在内的一批“70后”作家如何从意外社会事件入手,对城镇生活进行重写。“通过重建‘城镇中国’风景,他们试图重建作者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。”张莉还具体分析了张楚的小城镇叙事,认为与常见的“归去来”模式迥异,张楚书写的是这个时代最普泛的小城镇中的“人”。

张楚等“70后”作家对于经典的小城镇文学叙事的改写,首先在于创作主体态度的改变,它既不是一种带有启蒙批判眼光的“归去来”之旅,也不是立志走出小城的个人奋斗史,甚至也不是关于童年、成长岁月的乡愁记忆,它所聚焦的是此时此地的“在此”。对张楚这个一直生活在滦南僻城的小镇青年而言,尤其如此——小城镇是他的生活场域,是他的小说叙事空间,而更为重要的是,他凭借其突出的文学才华将其变成了一个独特的美学空间。

生命的残酷与温暖

从表面的生存景观看,张楚笔下的小城镇似乎呼应着我们对此的基本想象:一

个与“高端大气上档次”、“低调奢华有内涵”等等无缘的、乱象从生的所在,行走其间的,或是“土豪”暴发户、财路不明的生意人,或是沉迷酒色、不思进取的公务人员,身份暧昧的“服务业”从业者……而更多的是面目模糊、无多少个性可言的小城镇居民,有些甚至还生存堪忧。张楚书写的是小城镇的芸芸众生,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遭遇到的种种尴尬、困厄甚至苦难,以及他们面对这一切时的心理反应、现实选择与伦理担当。

《旅行》中,年迈的“爷爷”、“奶奶”踏上了去十里铺“看海”的旅途,一路上相濡以沫的温暖甜蜜,甚或撒娇愠气、不属于他们年龄的小儿女之态,暗暗烘托着他们晚年失去大女儿、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苍凉;《长发》中,王小丽为是否卖掉一头长发给未婚夫买辆摩托车而犹豫不决,在未婚夫家门口被未婚夫的前妻羞辱后,倒使她下定决心忍心卖掉,却不幸被买人女凌辱;《穿睡衣跑步的女人》中,生育了5个女孩的马小莉为了逃避生育,在再度怀孕之后作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决定:每日清晨穿着睡衣跑步锻炼以期流产,却在孩子孕育成熟、母爱爆发之际被计生人员强行流产;《偶事记》中,女警官王姐与农村老太太老鸡头有着相似的悲惨人生,王姐对老鸡头不幸命运的感同身受,成为她断案的关键;将老鸡头排除出杀人嫌疑行列,是她对自我与他人的双重救赎;《细嗓门》中女屠夫不堪丈夫的家暴与荒淫,将其杀死后,在被捕前来到闺蜜所在的城市,试图帮助其挽回婚姻……这些小镇中的小人物形色各异,他们低调隐忍地生存,绝不煽情,他们保持着做人的尊严与气节,时而闪现出人性的光辉。

当张楚将人性的光投射到这些小人物身上时,他的眼光几乎是平视的,与他们站在一起,借用李勇对乔叶《盖楼记》的评论,那是“卑微者对于卑微的坦承”。在直面小镇的生死病死,在逼近每个人物的生命创伤、内心之痛时,他的目光又满含悲悯。张楚的小说中反复出现一个夭折的女孩:《安葬蔷薇》《U型公路》《曲别针》《大象》《在云落》……这大概是作者难以愈合的一道伤口(在一次访谈中,张楚曾说起他被白病夺去生命的堂妹),反复书写既是一种纪念,又可视为一种文学的伤痛



□张 楚

了必要的专业知识。在这里我一定要向他表示敬意。

此类事件在小镇上真实地发生过、存在过,除了故事主人公的命运有所不同,大家皆平安无事——油盐酱醋在继续,欲望在继续,阴谋在继续,而阳光与春色,也将继续。这多好。

有时候想,这样一辈子也不错。当然,更多的时候是不满。我总是幻想能去当一名专业作家。那样的话我将有充足的时间去读我想读的书、去看我想看的电影、去接送儿子上学放学,去构思我想象中的伟大的长篇小说。我再也不用写到凌晨两三点,7点钟还要爬起来拖着疲惫的身躯上班(出去开开会请假,要缜密思考理由和措辞,并让领导感受到诚意和歉意);参加团县委的创建全国卫生城活动(我被委派为小组长,带着几个散兵游勇拎着水桶和钢刷去清理电线杆上的小广告);参加各类形式主义的培训并会后要上报活动总结(我会从网络上搜索一堆八股文套用,既乏味又荒唐)。我已深深厌倦了这些。是的,深深厌倦了这些。知道,这所谓的“悲壮”是可耻的。我已不是20多岁、无牵挂的单身文艺青年。儿子再过两年,个头都快赶上我了。

还好,我尚有无数个夜晚。尤其得了胃病后,我很少参加酒局,夜晚以另外一种深情、宁谧甚至是陌生的姿态出现在我生活中。这时我通常会感受到一种人到中年的澄明和欣慰。深夜读书,无论是普鲁斯特还是托尔斯泰,索尔·贝娄还是伯尔,纪德还是雷蒙·费德曼,他们的文字散发出的诱人香气,常常让我忘记了自己是一叶无根浮萍,让我忘记了白日的委屈、无奈、疲惫。相反,我好像成了一个善于思考的人,正在星空下,仰望着星斗运行的轨迹,并且,因双眼前窥视到的和双耳所倾听到的,感到了一些格外的恐惧和幸福。

尤瑟纳尔在她的《一弹解千愁》结尾处,厚道而不无揶揄地说:“男人总是上女人的圈套。”那么,在此套用一下,我想说的是:“敏感善良的人,总是上文字的圈套。”应该是这样吧。风行水上,只有那些触觉敏锐的人,才能捕捉到水纹孳生的秘密,才能看得清水纹消失的痕迹,并且,把这些瞬息的感受,用文字悄悄记录和涂改,并因了这记录和涂改,诞生出更多的失望和喜悦、卑微和虔诚。

坚硬与柔软

张楚广受好评的短篇《樱桃记》讲述了一个少女的成长史:右手只长了三根手指头的粗笨的丑姑娘樱桃,在追赶她的心上人的途中,忍受着少女的初潮之痛,那是“她从未体验过”的成长之痛。张楚对于女性的细致刻画往往会让人联想到善写女性的苏童、毕飞宇等人,而我以为,张楚写得更好的是一类男性形象,这其中有他对于人(男人)的独到理解。

张楚小城镇叙事中的男主角往往有着一种相似的气质,他们是《曲别针》中的志国、《疼》中的马可、《七根孔雀羽毛》中的宗建明、《U型公路》中的“我”……这些道德上颇为暧昧、内心甚至有些龌龊的人物,难以轻易判定。

10年前发表在《收获》上的短篇小说《曲别针》,使小说家张楚为文学界所知。尽管此前他已坚持写作数年,但直到此时,张楚才算真正确立自身的风格,开辟了独特的写作疆域——这是一名作家成熟的标志。在这篇小说中,作者塑造了一个“奇异”的人物,他既是小老板又是诗人,既是残暴的凶手又是慈爱的父亲。小说以一个雪夜的遭遇,写尽了这个人物内心的柔软、痛楚、分裂、纠结、麻木与绝望。细致入微的观察,从容有度的叙事,对氛围的精心营造、对意象的敏锐捕捉……而更为重要的是,作者以极强的内力逼近了人性的脆弱与坚韧、黑暗与光亮。一如故事开展的背景——雪夜,黑与白、明与暗之间的苍茫天地,是作者致力勘探的残酷而又诗意的生存景观。

《疼》中的马可与《七根孔雀羽毛》中的宗建明都是吃女人软饭的男人。在相对封闭狭小的生存空间内,这些人物涌动着迷茫与焦躁不安的情绪,他们没有明确的

■印 象

□田 耳

我还记得当年读《曲别针》后内心不可思议的迷惘,一晃10年,迷惘仍旧。我怀疑这篇小说有意无意中契合了“70后”一代人隐秘的心绪:青春未开场就已落幕、生不逢时、欲说还休……我觉得好小说不是讲故事,而是激发出一种情绪,久久不会消褪。那时我刚开始写小说,基本未得发表,这篇小说助我明确了最初的写作抱负:写小说,把自己的情绪度让给那些无辜的读者,我没义务逼他们开心,但有权利让他们莫名地进入我掌控的情绪范畴,同悲同怨,同一脚迈入虚有之境。

有没有这种可能?但《曲别针》分明昭示了这种可能。

当年李敬泽在《南方周末》开辟的“每周阅读观止”设一个小专题专推此篇:你一定要看《曲别针》!在他开专栏的整个时期,以这种语气推介具体篇什,仅此一次。据此我知道张楚在这短篇中传递的情绪,不单是同代人,而是可以“逆袭”上一代。那时我刚开始摸索写小说的乐趣,《曲别针》自然成了范文。依照《曲别针》给我的启悟,我拿捏出一篇《弯刀》。我跟一些文友坦陈,这是模仿自张楚的《曲别针》,他们都说完全看不出来。和张楚相识、相熟以后,我也没好意思把这次“偷师”的经历说给他听。

这几年,陆续看到张楚出的小说集子若干,我很奇怪,他为何不以“曲别针”为书名。后来才读到张楚早几年的访谈,此兄极警惕《曲别针》一篇造成的影响,会对他整体创作有覆盖作用。他甚至有某些理,读者都拿《曲别针》和他说话,而忽略了他后更恶心的创作。他有这心态,我不禁暗笑。一些隐秘的心思,彼此都有,只是此兄不愿于说出。他希望自己整体创作留予读者的印象,是一片森林,而并非一丛灌木中高拔而出几棵钻天杨。

与张楚接触是在当年红火一阵的“新小说论坛”,2003至2006年,因《曲别针》的影响,张楚已然论坛“大V”,仅有的几次露脸发帖,都引发一长串跟帖。有一次他发贴送书,跟帖前10名获赠小说集《樱桃记》。我总是慢人一步,看见此帖再跟,前50名都轮不到,于是发去一条私信:我是你粉丝,能否加塞?他也不知道我是谁,我也不好抱有希望。很快收到书,正待窃喜,同时又在揣测,以张楚的心性,此次送出的书大概远不止10本。

与张楚接触至今已近七八年,其实见面非常稀少,掐指指头只四次:两次开青创会、两次论坛。但在自己感觉中,倒像与张楚时常见面。可能是有限的交流中,开心的情绪一直弥漫于日常生活。见面总是不停地喝酒,那种恍惚可能伸长了在一起的时间。第一面是上次青创会,报到当天张楚就约了饭局,一进去好多人,自然喝了不少。我记得自己到前台付了账,事后张楚说他早就结了单。2009年一次论坛恰好在凤凰召开,湖南的作家和省外作家、评论家各半。那次得以集中招待各路文友,相处甚欢。这两次相聚,张楚给我留下一个印象:他类似于徐志摩那样的召集人,有他在,各路朋友都能撞成一堆,酒必喝至酣畅。他与人自来熟,开朗善饮,似乎也千杯不醉;不像我,没酒量徒逞酒胆。

后来听张楚说,他所交的文友主要有两拨,鲁院有一拨同学,还有一拨就是那次论坛结识的浙浙文友。这个我很意外,我以为那两次见面,见到他饮酒的畅快,便是他日常状态,其实不然。他予人的阳光与开朗,可能是表相,我越来越相信,他几乎所有篇什里蕴蓄的那种忧郁,他字里行间无处不在的张

生活方向,却为了某个愿望而陷入近于疯狂的执拗。

几篇小说以“意外社会事件”提供了对于当下“城镇中国”社会现状的某些认识,事件中活跃着的各色人等携带着各自的身份信息和社会密码。生活于此时此地的张楚从街头巷闻中得知了这些意外事件,但他显然无意于将之炮制成一个个耸人听闻的猎奇故事,在将之美学化的过程中,张楚表现出他卓越的小说家才华。

“何意百炼钢,化为绕指柔”,人物内心的坚硬与柔软交汇于曲别针这一意象,当志国想要用曲别针捏出罹患绝症的爱女拉拉的面颊,他亲吻曲别针如亲吻拉拉的面颊;当马可怀抱被意外捅死、血流不止的杨玉英,不断回想起杨玉英对他母爱般的温存体贴,他的“疼”与她的“疼”、他的泪与她的泪混在一起,难分彼此;当宗建明把玩那七根孔雀羽毛时,儿子小虎的那一声声记忆中的深情呼唤,令他心尖发颤……在这些令人心酸眼亮的瞬间,张楚的小说呈现出深刻而丰富的人性内涵。

不仅是《曲别针》中为了女儿的治疗费用甘愿付出一切代价的志国;《刹那记》中沉默寡言,但对继女樱桃温柔细致,在家庭遭遇麻烦时挺身而出,不惜自断手指,在沉默中爆发惊人力量的鞋匠;《梁夏》中遭受委屈诬陷,在众人的不解和白眼中,不懈上访告状,申诉自己遭受了性骚扰的“奇男子”梁夏……这些男性在粗犷中暗藏着温柔,在温柔中交织着绵韧,在绵韧中又蕴蓄着力量,他们或许代表着作者对于男性的审美理想。

大地与星空之间

张楚小说艺术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对“意象”的苦心经营。从这些具有象征意味的意象,可以看出张楚对于先锋小说的学习摹仿,在他早期一些略显晦涩的小说,如《蜂房》《U形公路》《献给安达的吻》中,这种摹仿的痕迹更为明显。而渐渐成熟的意象创造则成为张楚小城镇叙事的鲜明的美学标识。

这也使我们想起他的文学前辈,同样出自燕赵之地的作家铁凝。《哦,香雪》中令香雪魂牵梦萦的那只铅笔盒,代表了她对于知识与文明的向往,也寄寓了一个时代的精神追求。而张楚的小说“物象”则承

一根粗大的神经末梢

□田 耳

惘,才是更真实的一面。文字,总是一个写作者最难以掩饰的性情。后来我在他的一则创作谈里读到,他也担心长期固守闭塞的县城,走不出去,终了此生。2010年上海作协出了一套“翼文库”,首辑里我和张楚又撞面了,除了自己那本,我还要主编张楚的《刹那记》。在后记里,他谈的正是对当下生活的无所适从,惟有写作让他找回心安。“而你知道,心安对于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,是件多么奢侈的事。”读到这句,心有戚戚。我们不落生于信仰之上,内心却有强大的皈依之愿,找来找去赖上了写作,倾情于文字。我们是夹缝中的一代,不咸不淡活至这个年岁,要说自己也有灵肉沧桑,老一辈人一准喷饭。但在当下,一个人想长期保持内心的温润,不想随着人流一同伪装得冷峻强悍,又是如何的不容易?

张楚出手不多,作品主要见于《收获》和《人民文学》——可能只有写作者,才明了这意味什么。他是为数不多的不依赖故事的小说家,在他小说里也有故事,但故事往往只是深藏的背景,只是一个容器,容纳他发达的感觉在其中肆意生长。他的结尾不是故事的结局,总也影影绰绰,镜花水月般地戏弄着读者。你揣测着结局和真相,心头骤多般般滋味,纵是揣不明白,也不觉枉然。多年下来还能继续读他,就在于他文字里对某些稍纵即逝的情绪精准无比的描摹,看似毛毛糙糙地摆在段落里,一瞥之后泛起寒光。所谓一针见血,很多时候并不是高声大叫或者唐突冒犯,它就是见人之所不见,举重若轻地道破。他时常附属于笔下各个人物,这无疑是他写作的乐趣所在,他能适应各色人等的状态,能随时附体,又能及时抽身而去,让笔下人物分享了他的体温。不疯魔不入戏,入戏后才有的那种表义精准,给予读者的快感,所在皆是,淋漓尽致。张楚的小说,于此有了鲜明印记,时罢说法正是“辨识度”。

他的想象力附着于感觉之后,随时处于蓄势待发状态,不在整体,而在细部,在一个个习焉不察的瞬间。所以,他的小说看似似地而行,却时时凌空高蹈,犹如高音歌手将真声假声任意转换,收放自如,不着痕迹。张楚的小说的确不需要故事,你只须顺着他文字往下走,各种感官便会不可思议地张开,以至于偶有悬念清晰,线索粗大的篇什(如《地下室》),卒读全文我反而预期落空,无所适从。这么多年,他在低产稳产中显示个人风范,文字气味如此稳固,偶尔读到游离于他的谱系,如《夏朝的望远镜》,我分明感到格格不入。最新发表的《在云落》,依然地远,依然强有力地嵌在他写作谱系当中,但我要说,我没有意外。一读他小说,喜爱之余,也陷入一种两难之境:没有意外不爽,有了意外又不适。这正是我隐隐的担心。张楚的写作,走的是“窄而深”的路线,犹如挖井,但易被读者当成以不变应万变。这种写作,犹如刀尖上行走,逼着人深入,再深入……这种写作,也将反作用于作者,进一步渲染他忧郁怅惘的情绪。

前不久又是青创会,又见了面,张楚肠胃不听使唤,罢了酒。但酒局仍是他邀约,桌上看别人喝酒,解自己的馋虫。这让我有些难过。我知道酒之于他,意味着什么。作家其实就是造物者延伸于人世间的神经末梢,但作为具体的人,他又不愿只是作为神经末梢一味地去感受,借一点酒,回复肉身,倚靠酒力,酣然入眠……此兄正是体量最粗大、触须最繁茂的那根末梢,但他如今不能喝酒了。如果要我汇报这次青创会最大的感受,若允许畅所欲言,我只能说,呃,张楚不喝酒了!



小说结尾,夏朝准备翻出他闲置已久的天文望远镜,他要重新勘探星空,而小说的作者张楚则一直在用他的文学“望远镜”观察世相,勘探人生。这位已近不惑之年的“70后”作家,对人性的秘密依然保有高度的疑惑与好奇。身在小城镇,胸怀大世界。他以一种向下扎根的理想信念主义,在脚踏实地与仰望星空之间,建构起他的“小城文学”,成为中国文坛不可忽视的一个存在。

本专刊与鲁迅文学院合作